

这个秋天

张恒利(汶上)

这个秋天,不平常。

秋雨以它的韧劲儿,日复一日地悠然飘着,黏湿的空气考验着人的韧劲儿。披着车衣,撑着雨伞上班的日子,渴盼有阳光的恩赐。每每雨水打湿衣衫,鞋子湿透,心中喃喃,抱怨不已。

这,不能阻挡我对这个秋天的爱恋。

初秋时节,孩子如愿踏入大学校门,我自然无比欣慰。我们一家专门驱车送孩子到了江北水城,新的学业开启,祝福他且行且珍惜,实现人生梦想。

初秋开学季。这次开学,迎来我的第34个教学年的一批孩子。第一次家长会上,我承诺家长,带领孩子们爱上语文,触摸语言文字的温度。课堂上,我注重语言学用,让孩子们感悟,语文原来如此美妙。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神,自己似乎也精神了许多。

这个秋天,渐渐长大的外孙愈来愈讨人喜欢。眼睛澄澈,腮帮软滑,小腿有力,嗯嗯啊啊间摇着小手,都会吸引家人禁不住哄一哄、抱一抱。孩子的世界单纯得很,吃、喝、睡、玩。奶瓶到手,他的哭闹瞬间就会停止,所有的心思都在奶瓶上了。十个月的时间,他学会了爬,为了喜爱的零食,爬行的速度会快起来。看孩子,是真正的累并快乐着。

仲秋,是桂花的高光时刻。原以为,桂花是南方树种,不料在校园、小区庭院、公园里,都有桂花的存在。最早看到的桂花信息是在学校群,有人惊喜地发布,学校的桂花开了!下班后走进小区,桂花的香气就以百般的热情迎接我。我在楼下的桂花树旁驻足凝视,“纤纤绿裹排金粟”的情景就在眼前。桂花飘香的秋天,连空气都是香的。

这个秋天,时时都充满着生活的快乐。

周末行走

张勇(梁山)

早晨,甫一醒来,眼睛还没睁开,窗外鸟儿的鸣叫就穿透玻璃灌满耳朵。我推测,连绵的秋雨按下了暂停键,让鸟儿活动活动筋骨。于是,我摒弃睡回笼觉的想法,急急穿衣、洗漱,出去走走。

推开单元门,湿沉的空气里满是清新,雨后的绿植鲜亮,麻雀在树梢间追赶,清脆的叫声甩在空气中。我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那棵桂花树,前段时间还是“绿云剪叶,低护黄金屑”,如今已泯然众树矣。其实,我在这个秋天里的最大收获,就是与桂花的“耳鬓厮磨”,不止一次凝视过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的桂花树。

踩着潮湿的地面,哼着不成调的小曲,出小区东门南行,没几步,一片菜园便映入眼帘。那是勤劳的农户开垦出的方田,以篱笆为界,种着各色蔬菜。当中,平展着五六片嫩叶的白菜苗,是这里当仁不让的主角。

路边小区栅栏上,探出的藤蔓上点缀着几朵白色和黄色的小花。白色的,是眉豆;黄色的,是丝瓜。这让我想到了两道家常菜,髯眉豆和丝瓜炒鸡蛋。寻常日子,一日三餐,家人围坐,便是人间最为幸福的事儿。

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不多,我不停地往前走。蓦然,手机响起,是媳妇的电话。我折身而返,天空中飘起细雨。回到家,冲泡一杯茉莉花茶,浓浓的茶香氤氲开来。

日子,就是这样的平淡而丰盈。

冬青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两场秋雨过后,天气凉了许多。树叶眼看就要变色,我既期待那满目斑斓,又不免感叹光阴如梭——冬天,竟又近了一步。说起变色的树叶,便想起树下那些始终不变的冬青。

说来惭愧,我对树木怀有好感,对冬青却有些偏见。总觉得树不占多少地,却能撑开大片阴凉,或成材,或结果。冬青呢,占地不少,既无浓荫可享,又无实在收成。自然,这想法有失公允——冬青虽不结果,却也四季常青,装点视野,净化空气。

如今的冬青品种不少。沿路走几百米,就能看见六七种:高的、矮的,叶片厚的、薄的,带花边的、有锯齿的,新芽或红或绿或泛金光,有的还结着细小的红果。查一查名字:枸骨、女贞、黄杨……原来都属冬青一家。

北方的树,入冬多半要落叶。这时冬青的绿,便格外珍贵。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在学校里看见冬青,觉得真好看,村里有花,却没有这般整齐的绿。所以在我心里,冬青是环境好的象征。

我喜欢独立成棵、圆滚滚的冬青,也爱看它们排成一行。那浓绿的点与线,自有一种几何之美。

核桃树下

张海燕(微山)

周末的上午,我坐在窗前,忽然想起母亲家那四亩多地的庄稼该收了,便驱车回了娘家。本想着能帮点忙,谁知四亩玉米早已悉数收完,金色的玉米棒整齐地堆在院里。

见我们一家到来,母亲喜出望外,张罗着要给我们做吃的。弟妹正要回娘家,看我们来了,又转身要帮我看娃。我理解她回娘家的心情,接过孩子催她快去。女儿自然舍不得表妹、表弟,乐呵呵地跟着弟妹串亲戚去了。丈夫吃完饭见无事可做,也驱车去赴朋友聚会。最后只剩下我和小娃,陪着母亲唠唠家常,在菜园子里悠闲踱步。

园里的核桃熟了,我的馋虫一下子被勾起,乐呵呵地摘下一个,剥去开裂的外皮,上下牙齿一合,“咔”的一声——白嫩的果肉露了出来,裹着黄黑色的薄衣。小心剥去这层外衣,脆生生的果肉显现,口水立刻“上线”。送进嘴里细细咀嚼,顿时满口生香。我闭上眼睛,享受着这份儿时般的幸福。

小时候,我家院里就有一棵老核桃树。老核桃树的果实壳厚且硬,单靠牙齿是咬不开的,要用家里的铁锤砸开。砸核桃更是门艺术:先把核桃扶正,让十字交叉的顶端朝上,用铁锤由轻到重砸出裂缝;再把侧面朝上,砸出几道缝隙。这时便能轻松掰开果壳,露出里面白嫩的核桃仁。偶尔有些果肉嵌在壳里取不出,我会偷偷拿出父亲的工具箱,找出小螺丝刀,洗净,仔细地挖出最后一点美味。

这个时代,还能有如此挚爱鲜核桃的人,吾与谁共?

小娃睡了,母亲又忙着和面,给我做吃的。后院邻居家传来打麻将声,母亲养的十几只鸡已经悄然长大,在院里啄食。阳光洒满院落,暖暖的,像极了童年每一个这样的午后。

到淮北吃烫面

井明新(泗水)

外出旅行的快乐当然离不开吃,这次徽州美食之旅,是从一碗淮北烫面开始的。

我们去淮北的这天,也就是国庆中秋假期的第二天,刚好下着小雨,漫步在淮北市的街头,烟雨如丝,轻轻落在肩头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与食物的香气,引得人脚步不由自主地朝着那香气飘来的方向走去。

我们找了一家老字号的淮北汤面馆坐下。只见老板娘麻利地扯起一团面坯,手腕轻抖间,细若琴弦的面条便落进骨汤翻滚的锅里。一碗颇具特色的淮北烫面端上来时,一股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这碗烫面,是淮北人骨子里的“活化石”。唐贞观年间,农人将面团压成薄坯,裹着黄河的泥沙与漕运的烟火,一路从麦浪深处走来。明代的移民将豫鲁风味揉进黄淮平原的筋骨,终在万历年的晨雾里,淬炼出“沸水沃面,擀切如银丝”的绝技。

面要筋道,汤需浓醇。淮北的麦子饮着北纬33°的月光生长,弱碱性的土壤赋予其极高的蛋白质含量,做成的面条也十分筋道。老汤是烫面的魂——牛骨与鸡架在陶瓮里熬煮三更,秘制香料在暗夜里沉浮,待晨光初现,一勺舀起琥珀色的浓汤,浇在面上,仿佛把整条淮河的鲜都泼进了碗里。辣油是点睛之笔,朝天椒捣碎,菜籽油泼洒,十几种香料在热浪中交融,辣得通透却不呛喉,恰似淮北人豪爽里的温柔。

当最后一滴汤滑入喉咙,忽然懂得:原来最深情的文化,不在典籍里,而在这一碗热气蒸腾的人间至味中。

一树石榴

刘静(任城)

外面天高云淡,是入秋以来难得舒服的一天。母亲说:“今天凉快,出去走走吧。”我一边应着,一边小心留意她脚下的路。

走到一棵高大的石榴树前,母亲停下脚步,笑呵呵地指着说:“你看,这树上怎么结了这么多石榴?”

“真的啊,这么多!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过去,不禁也笑了。

母亲在树荫下和两位老人坐着闲聊,我便细细打量起这棵树来。树冠茂盛、绿意盎然,像一把巨型的大伞,边缘的枝条温柔地垂落。树上果实累累,大大小小的石榴挂满枝头。

我忍不住猜测:“这树至少结了100个石榴吧?”树下坐着一位老人,正是树的主人,她今年80岁了,满脸自豪地接话:“200多个呢!我家孩子数过,数到200就数不清了——有一枝伸到一楼房檐上,藏得太好,看不全喽。这棵树,明年就30岁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越发感兴趣,走近细看。树干矮壮,直径超过40厘米,旁边还紧贴着一枝约20厘米的“伴生树”,看得出主人多年来修剪得很用心。

老人家越讲越高兴:“开花时才好看呢,满树火红火红,一簇一簇的。这几年我也不修剪了,随它自然生长,开花结果都凭它高兴。”正说着,一阵微风拂过,石榴在翠叶间轻轻摇摆,活泼灵动,充满生机。

树下,三位老人依旧聊得热络。我站在一旁,看着满树石榴,听着她们悠闲的对话,忽然心里暖暖的,涌起一阵感动。我想画一幅画,就叫《石榴图》。我就想画这样的画面:石榴树下,人们自在闲适、笑语盈盈。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幸福生活的样子吗?